

周启超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理论室

著

第6辑

跨文化

的文学理论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 (第6辑)

周启超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第6辑 /周启超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 - 7 - 5130 - 2625 - 3

I. ①跨… II. ①周…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I0 -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6264 号

责任编辑：刘 睿 徐 浩

文字编辑：徐施峰 徐 浩

责任校对：韩秀天

责任出版：刘译文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第6辑）

Kuawenhua de Wenzxue Lilun Yanjiu

周启超 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http://www.ipph.cn>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13 责编邮箱：liurui@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720mm×960mm 1/16 印 张：19.25
版 次：2014年4月第一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数：289千字 定 价：46.00元
ISBN 978 - 7 - 5130 - 2625 - 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卷首语

周启超

这些年来，随着文论界学者向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或文化学的大举拓展，文学理论在日益扩张中大有走向无边无涯而无所不包之势。相对于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主流而“替天行道”的“大文论”的风行，以作家、作品、读者为基本对象的“文学本位”研究似乎走到了尽头。于是，“理论终结”或“文论死亡”之“新说”应运而生。甚至于有急先锋向“文学理论”这一学科本身发难：质疑它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怀疑它的身份。于是，“文学理论的边界”“文论研究的空间”成为文论界同行十分关心、热烈争鸣的一个话题。文学理论是否真的已经死亡？文论研究是否真的已然终结？

在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之际，我们仍然有必要冷静地放眼世界。这并不是要迎合“全球化”大潮，与洋人“接轨”——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也不应该导致文化上的“一体化”；这也不是为了什么“走向世界”——我们本来就在这世界上。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的文学的发育运行在差异中还有没有相通之处？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发育运行的文学理论在差异中还有没有相通之处？

事实上，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然在跨文化。

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应当具有“跨文化”的视界。

以“跨文化”的视界来检阅现代国外文论，就应当看到其差异性与多形态性、其互动性与共通性。所谓国外文论，就不仅仅是“西方文论”。所谓“西方文论”，也不等于“欧美文论”；所谓“欧美文论”，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应有“欧陆文论”“英美文论”“斯拉夫文论”或“西欧文论、东欧文论、北美文论”之分别。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要求我们应努力面对理论的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复数”形态，应尽力倾听理论的“多声部”奏鸣，应极力取得“多方位”参照。多方位的借鉴，多元素的吸纳，才有可能避免偏食与偏执。这对我们的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与深化，尤为需要。

新世纪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及“外国文艺理论学科”同仁就积极面对当代国外文论发育的多声部性与多形态性，积极面对当下国内文论发育的生态失衡——我们在国外文论的研究上往往驻足于思潮的“跟踪”、时尚的“接轨”，在国外文论的借鉴上时不时地就失之于“偏食”甚至“偏执”这一理论现状，而以其对国外文学理论展开多语种检阅与跨文化研究的视界，以其多方位参照深度开采、吸纳精华的宗旨，启动“比较诗学研究”及“跨文化的文学理论”这两个项目。前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重点项目，由周启超主持，刘象愚、史忠义、周启超、金惠敏承担；后者由周启超、郭宏安主持，由郭宏安、史忠义、董小英、周启超、吴晓都、程巍、任昕承担。

我们的基本理念是：现代文学理论是在“跨文化”的状态中发育起来的，具有“跨文化”的品格；今日文学理论研究也应当自觉地具有“跨文化”的视界。“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是一种必要；文学理论研究要突破单一国别甚或单一区域的局限。在不同国别甚至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理论比较，将有助于“理论诗学”的建构。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落点还是文学理论。

比较，以跨文化视界来进行，还是要落实到文学理论本身。

观照视野的开阔，是为了文论研究的深化。要恪守“文学/文论本位”。不能将这种比较泛化成“跨文学/跨文论的文化研究”。诚然，今日的文学/文论其内涵、其界面已大大拓展，非昔日所能比，但核心命题并未消失。作家、作品、读者，仍然是从“文学性”到“文学场”的种种文论研究难以回避的基本话题。比较，要考虑“可比性”。分子水平上的“比较”，也许可以保障这种“可比性”。驻足于各种思潮的更迭、各种主义的较量，很难进入深层的、有可能以互证互识而达至“会通”的比较，很难进入彼此并无影响可言也谈不上什么平行但却有精神理念上契合会通的“类型学”比较。对于一个

比较学者而言，最具有诱惑力、最具有价值的，也许正是这种比较，这种有可能去发现“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诗学“通律”的比较。自然，最具有诱惑力的，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比较并不是理由。比较诗学本身也并不是研究目标。为比较而比较没有多大学术价值。比较诗学应当是一种路径。通过它，可以走向理论诗学的深化；理论诗学建设可以、也必须在比较诗学中进行。世界文学的多元格局与互动机制，决定了理论诗学的建构可以、也必须在不同的诗学思想体系的对话与会通之中展开。

所谓理论诗学，就是以比较开阔的文化视界，就文学发育本身的、基本环节上的理论展开理论性反思：以文学作品的结构、肌理、神韵，以作家与读者的主体能量、审美姿态、创造机制、接受方式，以文学性与文学场的生成机理与互动形态这样一些诗学的核心命题上的理论积累，作为批判性审视的对象；对各种范式的文论所关注的基本课题加以清理，在理论抽象的层面上，来寻求客观存在的、各民族文学所内在地共通的“诗心”与“文心”。

这样的研究，是面对“大文论”的冲击而守护文学本位、而坚持文学本体研究，又是针对“小文论”的封闭而开拓理论空间、而开放理论视野；探索突破时间、地域、语言、文化之局限的文学理论，探索超越单个文化体系之上而具有一种世界性普遍解释力的文学理论。

在“反本质主义者”看来，这样的构想也许不过又是一种“乌托邦”。但以为，文学学园地的耕耘，还是需要有“乌托邦”情怀，需要有一批有所开放而又有所恪守、有所解构而又有所建构的“乌托邦主义者”。

目 录

卷首语	周启超 (1)
略说“文本间性”	周启超 (1)
互文性视域中的戏仿理论研究	李玉平 (20)
论接合理论的形塑与意义	徐德林 (33)
现象学遗产与解构起源之初探	萧 莎 (52)
——内在时间意识与异延	
解剖学与“人之死”	张 锦 (69)
——论福柯的“死亡抒情性”问题	
关于英伽登的“复调和声”与“复调结构”	汪洪章 (85)
文学的本质与价值	杜常婧 (97)
——穆卡若夫斯基诗学追思	
道与境	党圣元 (115)
在历史与审美之间	吴晓都 (133)
——俄国文论特点再认识	
爱默生与美国文化主流	任 听 (147)
初论“资本的年代”中节俭向奢侈的观念转向	王 涛 (166)
——文史田野中法国百货商店兴起的时代	
千秋功罪 自有公论（节选）	董小英 (185)
——历史真相与文学虚构的差异及“大文明”的理念	
《文学评论》与外国文论研究	陈定家 王 青 (206)
《外国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研究文章述评	张 锦 (226)

- 《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论的译介和评论 苏晖 胡贝茜 (254)
《国外文学》外国文论研究三十年 聂凤芝 (266)
《外国文学》国外文论研究三十年综述 刘雅琼 (277)
“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综述 江守义 刘欣 (289)

略说“文本间性”

■ 周启超

“文本间性”（一译“互文性”），与“文学性”“话语”“文本”一样，可谓当代文论的一个核心话语。这样说，不仅仅是基于“文本间性”这一话语的意指能力——它在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活动中使用频率甚高而十分流行，更是基于“文本间性”这一视界的思想能量——它贯穿文学书写与文学阅读——文本生产与文本消费——甚至界说“文学何谓”、追问“文学何为”这一人文科学话语实践的各个链环而相当见效。

在当代文论史上，“文本间性”这一理论是与茱莉亚·克里斯特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如“文学性”之于罗曼·雅各布森。“文本间性”堪称克里斯特瓦文本理论的一个核心。要深入理解克里斯特瓦文本理论的核心蕴涵，就要去了解“文本间性”这一概念的产生背景，或者说，就要去追溯“文本间性”这一命题的生成语境，就要将“文本间性”学说置于克里斯特瓦全部文本思想的孕生过程，置于其“文本科学”的建构过程。

检阅茱莉亚·克里斯特瓦已经面世的著作，可以发现：这位法国学者相对集中地谈论“文本”的文字，主要见之于她的两部著作。其一，由11篇论文构成的《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这是克里斯特瓦这位“异邦女子”以“新符号学家”身份在巴黎学术界亮相的“处女作”；其二，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小说文本》。具体说来，克里斯特瓦论“文本科学”的主要文章至少有：

1967年发表的《巴赫金：词语、对话与小说》，^① 1968年发表的《文本的结构化问题》，^② 1969年发表的《文本与文本科学》《封闭的文本》《词语、对话与小说》《被称之为文本的生产性》《公式的产生》，^③ 以及于1970年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小说文本》^④ 的第五章“文本间性”。这其中的两篇文章，即由介绍、解读巴赫金的理论而首次提出“文本间性”概念的文章《词语、对话与小说》与不再涉及巴赫金而对“文本间性”理论进行独立建构的文章《封闭的文本》，尤其受到学界关注，早就被译成英文、俄文而广为流传，已成为法兰西文本理论乃至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中的经典名篇。

—

茱莉亚·克里斯特瓦的文本理论之最大的建树当推“文本间性”理论。这个词的法文是 *intertextualité*，英文是 *intertextuality*，俄文是 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ОСТЬ。对于这一理论，也是有多种解说的。

有学者将“文本间性”看做文本开放性的一种表现。我国学者冯寿农认为：

文本的开放性还表现在文本存在着“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它是克里斯蒂娃从巴赫金借来的术语，这是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又一个重要的概念。在解构主义者看来，文本远没有封闭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文本向其他文本开放：“每一个文本吸收转换其他文本”；“互文性”指在一个文本内产生的文本互作用，一个文本吸收了历史和社会的文化信息，在一个文本里可以或多或少地读到历史和社会。文学结构被放置在社会大系统里考察，这个社会大系统也是一个文本大系统。譬如说，法国十五

^① [法] 茱莉亚·克里斯特瓦：“巴赫金：词语、对话与小说”，载《批评》1967年第23期，第438~465页。

^② [法] 茱莉亚·克里斯特瓦：“文本的结构化问题”，见《整体理论》，巴黎：瑟伊出版社1968年版。

^③ [法] 茱莉亚·克里斯特瓦：“文本与文本科学”“封闭的文本”“词语、对话与小说”“被称之为文本的生产性”“公式的产生”，见《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巴黎：瑟伊出版社1969年版。

^④ [法] 茱莉亚·克里斯特瓦：《小说文本》，海牙：穆通出版社1970年版。

世纪的小说变换了神学、艳情诗、口头文学、狂欢节等好多种代码。改变了各种意义，放置在一个叙事结构里，形成一个新的文本系统。一个文本不但有纵向的联系，而且也有横向的联系。这样，法国符号学的视野更加开拓了，能在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下考察文本。^①

也有学者将“文本间性”看做当代法国小说诗学的一种理论。我国学者史忠义指出：

有些学者或批评家也许因为读了克里斯特瓦介绍巴赫金理论时的下述言语，即“词（文本）是若干词汇（文本）的交汇，人们至少可以从中读出另一词（文本）来……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拼凑，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因此，文本间性的概念应该取代‘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e）的概念。诗的语言至少是双义的”。[克里斯特瓦：《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第84～85页]而以为克里斯特瓦的“文本间性”概念专指文本中的引语现象，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克里斯特瓦的“文本间性”是与她对小说的诞生、小说本体论和复调小说的阐释密切相关的。^②

更有学者将“文本间性”看做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一种文本理论。我国学者秦海鹰认为：

互文性（intertextualite）所涵盖的文学现象古已有之，中外皆然，但这个概念本身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如是”小组极具论战色彩的理论语境中诞生的，具体而言是在“如是”小组成员克里斯特瓦的一篇阐释巴赫金的论文中第一次提出的。^③

秦海鹰立足于克里斯特瓦写于1967～1970年的论著，从克里斯特瓦的第一部理论著作《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一书的主题目录中来解读“文本间性”的基本内涵：

^① 冯寿农：《文本·语言·主题》，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② 史忠义：《20世纪法国小说诗学·比较文学和诗学文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

^③ 秦海鹰：“人与文，话语与文本——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理论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联系与区别”，载《欧美文学论丛第三辑：欧美文论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互文性：排挤互主体性；取自其他文本的陈述相互交错；先前的或同时期的陈述被转置到交流言语中；多声部文本；处在相互否定关系中的多重代码；对文本的抽取唤醒和摧毁先前的话语结构。^①

我们从这个主题目录中可以归纳出克里斯特瓦赋予互文性概念的三个主要内容：文本的异质性（引文性）、社会性和互动性。其中第一点涉及互文性的基本表现形式，第二点涉及互文性理论对早期结构主义的超越，第三点涉及互文性的运作机制。^②

应该说，“文本间性”理论的经纬已经被清晰地勾勒出来；我国学者对“文本间性”理论的梳理，已进入颇有高度的开采平台。

那么，国外学者在克里斯特瓦的“文本间性”理论研究上达到了什么水平？

在日本，有学者认为：

所谓的间文本性，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这样的观点：“任何文本也都是作为形形色色的引用的镶嵌图而形成的，所有的文本，无非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变形。”这种观点，是在历史的厚度中思考文本的关系性：文本被理解为被向文化环境与历史的外部打开的东西，而且那种外部被记载于文本的内部，这种认识是十分重要的。

过去的文学研究也将作品的源泉以及影响关系作为问题，但那是在刻印着意识性、个人性的作品的层面中把联系作为问题的态度。间文本性概念彻底着眼于文本的能指，瞄准的是把握文本与他文本的关系，进而瞄准的是文本与他者的关系。^③

那么，“文本与其他文本”“文本与他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呢？在英国，有学者追问：

文本间性本身就包含了历史维度，抑或反历史的？文本间性将文本

① [法] 克里斯特瓦：《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巴黎：瑟伊出版社 1969 年版，第 378 页。

② 同上书，第 2 页。

③ [日] 西川直子：《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王青、陈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0 ~ 51 页。

置入历史之中，还是更加文本性地看待文本？文本间性这个概念能够在实践中操作运用，还是根本没有操作的途径？它涉及的是有限的意义空间，还是无限的、庞大的意义空间？文本间性为我们提供某种知识，还是破坏我们已有的知识？文本间性的中心是什么？是作者、读者还是文本自身？文本间性有助于解释实践，还是抵制解释行为？①

可见，“文本间性”理论已经有众多不同的解读。种种迹象表明，对“文本间性”理论的生成语境作一番回溯，也许会有助于认识这一理论之原初内涵、旨趣以及后来的生发、扩展。

在俄罗斯，有学者对“文本间性”作了这一番解读：

“文本间性”（一译“互文性”）：法文 INTERTEXTUALITE；英文 INTERTEXTUALITY；俄文 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ОСТЬ——这是后结构主义理论家茱莉亚·克里斯特瓦于1967年引入的一个术语，已成为后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分析中一个基本的术语，它不仅被作为文学文本分析工具，或者是文学存在特点的描述工具（尽管它最初正是在这个领域出现的），而且被用于已获得“后现代感”之名的当代人那种世界感与自我感的界说。

克里斯特瓦是在重新思考米·巴赫金的《话语艺术创作中的内容、材料、形式问题》（1924）一文的基础上，来建构自己的学说。巴赫金在那里对文学存在的辩证法加以描述时指出，除了向艺术家提供的现实，艺术家还要与在他之前和与他同时代的文学打交道，他与那些文学之间处于经常性的“对话”之中，这个对话被理解为作家同现有的那些文学形式之间的斗争。“对话”思想被克里斯特瓦纯粹形式主义地接受了，被视为绝对地局限于文学领域，文本之间的对话，也就是互文性。克里斯特瓦的这一术语的真正涵义，要置于雅克·德里达的符号学术语的语境之中才能看清楚，后者力图剥夺符号的指涉功能（语言符号与现实或想像的事物的关系）。

① Graham Allen, *Intertextu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00, p.59. 转引自金永兵等：《当代文学理论范畴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页。

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影响下（在文学学领域，首推A. J. 格雷马斯、罗兰·巴尔特、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等人），——那些捍卫思维之泛语言性的理论家的影响下，人的意识被等同于文字书写的文本，文本被视为仿佛是唯一多少可以信赖的对人的意识加以铭写刻录的方式。由此，一切——文学、文化、社会、历史、人本身——均被视之为文本。

认为历史与社会乃是那种可以作为文本来“解读”的东西这一主张，导致了将人类文化看作整一的“互文本”来接受，而这一互文本也似乎作为一种前文本——任何重新出现的文本的前文本——在起作用。将意识比喻成文本的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互文式”消溶人的主体性——将人的主权般的主体性消溶于诸种文本—意识之中——那些构成文化传统之“巨大互文本”的文本—意识之中。这样一来，任何一个文本的作者“变成互文游戏投射之虚空的空间”。克里斯特瓦强调这一“游戏”的无意识性，捍卫文本的生产性——非人格化的“无个性的生产性”——这一主张是在提示，文本仿佛是绕过个体之有意识有意志的活动，自在自为地产生：“我们将发生于单一的文本内部的那种文本的相互交错，称之为文本间性。对于在认知的主体，文本间性——乃有这样的概念；它将是文本解读历史并被写入历史的那种方式的一个标识”。[克里斯特瓦：《诗歌语言的革命》，巴黎，1974，第443页]结果是文本被赋予实际上自主自律的存在与“解读”历史的能力。后来，在解构主义者那里，尤其是在保罗·德曼的笔下，这一思想成为一种老生常谈。

文本间性学说紧密地相关于理论上的“主体之死”——由福柯引入的“主体之死”，与后来由巴尔特所宣布的“作者之死”（即作家之死），以及个体的文本之“死”，——消溶于或明显或隐在的征引之中的文本之死，而最终也就是读者之“死”，读者的“不可避免的征引性”意识是那样的不稳定与不确定，一如构成读者意识的那些引文之源头的寻找是那样的不可靠。在阅读过程中，作者、文本与读者这三者全都化成一个场——“文字写作之游戏的无边无际的场”。

对人的意识及其创作的“消解销蚀”这一过程，在后结构主义者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理论中都有反映。但是，它作为当代“文学学范式”之被普遍认可的原则而被肯定，这一点首先还要归功于德里达的权威。

对主体的去中心化，对文本概念与文本本身之间界限的消灭，使符号同它所指涉的意义脱离开来——由德里达所实现的这一切，将整个交际归结为能指的自由游戏。这就产生了“文本之一般概念”（概括的文本观念、普适性的文本观念）的景观，在那里，一个个单一的无个性的文本彼此之间无穷无尽地相互征引，而且是立即对一切都立即征引，因为它们全加在一起也只是“总文本”的一部分，后者则同那总是已经“被文本化了”现实与历史相吻合。

克里斯特瓦的这一学说，在对它有利的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的情境氛围中，在各种极为不同取向的文学学家那里，很快获得广泛的认可与传播。它实际上既在理论的界面上，也在实践的界面上促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上最高使命”的实现：去“解构”批评产品与艺术产品之间的对立，同样还有主体与客体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写作与阅读之间之“古典式的”两项对立。可是，这一术语的具体内涵，取决于每一位学者在其研究中以其为指导的理论前提与哲学前提，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对于所有人都共通的一个公理是：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对先前的那些文本的“反应”。

罗兰·巴尔特对文本间性与“互文”这两个概念给出了经典性的表达：“每一文本都是互文文本；在该文本之中，其他文本——先前文化的文本与周围文化的文本——以或多或少可被辨认的形式而在种种不同的层面上出场：每一文本都是由一些旧的引文编织而成的新的织品。诸种文化代码、公式、韵律结构的、社会习语的片断，等等——它们全都被文本吞没，在文本中被移位，因为在文本之前与文本周围总是存在着语言。作为任何文本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性的条件，互文性不能被归结为源头与影响问题；它是那些其出身很少可以被揭示出来的匿名的表达式之共同的场域，那些无意识的引文或自动的引文——没有带引号就给

出的引文之共同的场域。” [巴尔特：《文本》//法国《通用大百科全书》第15卷，1973，第78页]

透过文本间性的棱镜，世界呈现为巨大的文本，在这个文本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时候曾经已然被说过的，新的东西要有可能也是根据万花筒的原理：一定元素的混合提供出新的组合。对于巴尔特，任何一个文本——乃是一种独特的“回音室”； [巴尔特：《文本的快乐》，1973，p. 78] 对于里法泰尔，文本——乃是其他文本的诸种预设之拼配（合唱）； [里法泰尔：La syllpse intertextuelle//*Poetique*. P. 1979. No 40. pp. 446 – 501] 因而，“文本性思想本身同文本间性是不可分割的，并且是以它为基础的”。 [里法泰尔：《诗歌符号学》，1978，p. 125] 对于 M. 格赖斯，文本间性是总体而言的文化之构成部分，具体而言的文学活动之不可分割的标示：任何一种征引，不论它带有什么样的性质，一定要将作家引入那样一种文化语境的领域，用那种“文化之网”将它缠住，任何人都没有能耐从那个语境与那个网脱身溜开。 [*Intertextuality in Faulkner* // Ed, by Gresset M., Polk M. Jackson, 1985, p. 7]

这样，文本性与文本间性被理解成彼此相互决定的两个现象，这就会最终导致“文本”概念——作为被清晰地显示出来的自主自律的现实的文本概念——被消灭。一如符号学家与文学学家施·格里维尔所言，“除了互文，也就不存在文本”。 [Grivel Ch. Theses préparatoires sur les intertextes// *Dialogizitas* /Hrsg. von Lachman R. München, 1982. S. 237 – 249]

可是，远不是所有的西方文学学家在其著作中采用文本间性概念时都接受了对它如此扩展了的理解。交际—话语分析（叙述学）的一些代表性学者就认为，对于哲学维度上的文本间性的原则如此字面上的恪守，会使任何交际变得毫无意义。一些学者对文本间性持更加狭义的与具体的诠释，将它理解为文本内话语之不同样式——叙事者关于人物的话语、一个人物关于另一个人物的话语——之互相作用；也就是说，他们感兴趣的还是巴赫金感兴趣的问题——“自己的”与“他人的”话语之相互作用。